

楊安澤：新冠陰影下，我們如何面對種族主義？

俄州亞太聯盟

編者按前美國總統競選人楊安澤先生4月1日在《華盛頓郵報》發表的一篇觀點文章(閱讀 | 楊安澤:亞裔美國人不是病毒,而是治愈的一部分)在主流媒體和亞裔社區引起了不小的風波。4月7日,與楊安澤頗有淵源的NextShark.com 網站創始人 Benny Luo 專訪了風波中的他。楊安澤就針對他的觀點文章的主要批評意見做出瞭解釋和回應。這是中文譯文,標題是編者加的。

文 | Benny Luo 採訪 AndrewYang 譯 | 老崔
圖片來源:NextShark

上周,楊安澤在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篇文章,重點指出針對亞裔社區日益嚴重的種族主義。

這篇文章發表於4月1日,立刻遭遇亞裔對此的負面反彈,包括一些名人,劉思慕、黃頤銘和史蒂夫·元。文章談及楊是如何應對疫情的一些個人體驗,但很多人則對楊提及的日裔在二戰中參軍來“表明自己是美國人”這個例子心生罅隙。

文中的這段文字招致大量批評:

“我們亞裔要以前所未有的各種方式擁抱並展現我們的美國性。我們該站出來,幫助我們的鄰居,捐贈物資,投票,穿戴紅白藍衣物(美國國旗色),做義工,資助救援機構,為儘快結束疫情而傾力而為。我們應該毫不猶豫地表明,我們是在國家危難之時能做貢獻的美國人。

展現出我們是解決辦法的一部分,我們不是病毒,我們可以是解藥。”

很多人把此話解讀為楊是要告訴亞裔,為了不被攻擊和歧視,應該表現出他們是如何地“美國”。

為了尋求更清晰的答案,我聯繫到這位前總統候選人——也是我的前老闆——看看他能否厘清曲直,並談談把他置于顯著地位的這場總統競選。

問:是什麼促使你寫那篇文章?

楊:我們的國家此時正在受難。人民的生活支離破碎。對於亞裔,有更複雜的麻煩——有很多人錯誤地把病毒怪罪到亞裔頭上,因而針對我們的種族主義在抬頭。亞裔總是被指為“永遠的外人”,即便我們是出生在此,從未有過其他的家園。這很傷人,因為“美國”本就是我們的歸屬地。我有不少朋友,家人現在都害怕露臉。我覺得我可以既能讓大家注意到針對我們社區的憎恨情緒,也能讓大家看到,亞裔也在前線為保障人們的健康安全而奮戰。

問:好像很多人質疑你文中的用詞——“American-ness”。你能解釋一下為何如此措辭嗎?

楊:我意識到那篇文章沒有說到。我並非建議我們作為亞裔要做更多來證明我們是美國人。我們就在此地,屬於此地,也會繼續是美國結構中的一部分。

對我而言,愛國意味著志願活動,對鄰里友善,幫助他人,和起表率作用。“穿戴紅白藍”(美國國旗色),其實是我們要開啓的一個援助抗疫的倡議里的具體細節。現在回頭再看,我真的不怨人們截取文章里幾個措辭的字面意思,覺得“楊安澤以為反擊種族主義的辦法是穿上一面大旗子,湊上去證明自己是美國人”。我能理解他們。

但說到底,我的行動號召是讓大家站出來,來領導,來服務。不是為了證明自己是美國人而這麼做,而是因為國家此時正需要我們,而我們能貢獻的良多。

問:從這次經驗和與我們各類階層的互動中,你個人對亞裔社區獲得了哪些瞭解?

楊:現在我和所有人一樣困於家中。我猜你是在問關於這次總統競選。我很幸運地在各處都遇到亞裔,從愛荷華,新罕布爾到洛杉磯。我覺得我見識到了各個層面的人們,從鄉村小店主到媒體高層。感受良多。我瞭解到我們(亞裔)有着極寬廣的經驗層次範圍,但都為了我們的家庭更好而努力。我也見識到很多社區有了越來越強的亞裔自覺意識。這非常好。這也是此刻我們格外痛心的原因之一。

我覺得我們都清楚我們社區面臨的一個挑戰是“代表性”(representation)。你在各處都能感覺到,媒體上,政治上。甚至在最高處的政治層上,我也未能幸免。我的支持者們曾計數媒體多少次弄錯我的名字,把我排除在圖片之外,甚至把我和其他亞裔混淆。被媒體抹去在多大程度上和我是亞裔有關?這我不能確定,但我知道,要與此類排擠抗爭,首先要出場!做有意義的事情,以大大小小的方式為高於個體的理念

站出來。

Keene, New Hampshire, 2020-2-11: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在一個投票站門前向候手持標牌的支持者。圖片來源:NextShark.com

參選總統是迄今為止我人生中最重大的作為。我是為了推行一些極其關鍵的理念而這麼做的,但另一部分原因,也是為了提陸亞裔,提陸對(我們在美國社會)可能企及高度的集體認知。

我對成千上萬人的演講過無數次——我們像其他人一樣有能力領導,同樣愛我們的國家,我們同樣“美國”。我的“American-ness”可能和你的不一樣,這不就對了嗎?我號召亞裔挖掘愛國心,把它變成自己的。這絕非隨大流。這是在意想不到之處做該做的事情。也許這本身就超出了預想。我覺得我的競選就是如此。

我現在回想在我的競選初期,我很少談及種族。但後來我是那個在全國辯論台上剩下的最後一個有候選人,事實上可能代表了所有有色種族,而不僅僅是亞裔。

我曾說過,以最後一個有色候選人站在那裡,既是榮幸,也是令人失望的現狀。而且幾乎不可能代表如此多樣的群體。而在亞裔社區內,我也不可能代表如此多樣的亞裔群體說話。但我覺得,我有責任成為其中的一個聲音。這就是為什麼對現今前所未有的針對我們社區的種族主義,我要發聲。對某些人來說,這一點上我沒有做到位,這讓我心情沉重。我希望這個訪談能提供他們在尋找的深度思考。

問:對這篇文章招致的負面反彈,你是怎麼看的?

楊:首先,我相信,我們都明白正在發生的事情,都有共通的想法。文章沒有透徹地說明我們和其他人一樣是“美國人”,種族主義必須被明確指出來,並極力反擊。我自己經歷過種族歧視,我們都曾經歷過。

再者,作為年輕一代,我被日裔美國人在二戰中遭受的壓制和囚禁所震驚,也為日裔組成的美國第442軍團所展現的英勇而慨嘆,這是美國歷史上極重要而不為人所知的故事之一。我提及這些,完全出於敬仰,人們錯會了我的出發點,我自然感覺很糟糕。如果人們覺得他們的無私犧牲沒有正面的結果,這同樣糟糕。

在高中讀到這些事迹對我是有積極影響的,並從此刻於心。而當時日裔美國人所經歷的囚禁,不公正待遇和種族主義作為國家的恥辱也不能被忘懷。

所有的事情都不止一面,都有很多角度可以審視。我們有責任把它們完整地瞭解並呈現出來。我沒能更好,更完整地表達這個本就複雜的主題,這是我的錯誤。

在個人層面上,我深感痛苦,一些人很負面

始就錯誤地處理疫情,這不僅限於口頭表達上。用這個詞是有毒性且危險的,完全不應該這樣用詞。

Nashua, New Hampshire, 2020-2-08: 楊安澤在 Nashua 社區大學演講。圖片來源:NextShark.com

問:對這篇文章招致的負面反彈,你是怎麼看的?

楊:首先,我相信,我們都明白正在發生的事情,都有共通的想法。文章沒有透徹地說明我們和其他人一樣是“美國人”,種族主義必須被明確指出來,並極力反擊。我自己經歷過種族歧視,我們都曾經歷過。

再者,作為年輕一代,我被日裔美國人在二戰中遭受的壓制和囚禁所震驚,也為日裔組成的美國第442軍團所展現的英勇而慨嘆,這是美國歷史上極重要而不為人所知的故事之一。我提及這些,完全出於敬仰,人們錯會了我的出發點,我自然感覺很糟糕。如果人們覺得他們的無私犧牲沒有正面的結果,這同樣糟糕。

在高中讀到這些事迹對我是有積極影響的,並從此刻於心。而當時日裔美國人所經歷的囚禁,不公正待遇和種族主義作為國家的恥辱也不能被忘懷。

所有的事情都不止一面,都有很多角度可以審視。我們有責任把它們完整地瞭解並呈現出來。我沒能更好,更完整地表達這個本就複雜的主題,這是我的錯誤。

在個人層面上,我深感痛苦,一些人很負面

始就錯誤地處理疫情,這不僅限於口頭表達上。用這個詞是有毒性且危險的,完全不應該這樣用詞。

Nashua, New Hampshire, 2020-2-08: 楊安澤在 Nashua 社區大學演講。圖片來源:NextShark.com

問:對這篇文章招致的負面反彈,你是怎麼看的?

楊:首先,我相信,我們都明白正在發生的事情,都有共通的想法。文章沒有透徹地說明我們和其他人一樣是“美國人”,種族主義必須被明確指出來,並極力反擊。我自己經歷過種族歧視,我們都曾經歷過。

再者,作為年輕一代,我被日裔美國人在二戰中遭受的壓制和囚禁所震驚,也為日裔組成的美國第442軍團所展現的英勇而慨嘆,這是美國歷史上極重要而不為人所知的故事之一。我提及這些,完全出於敬仰,人們錯會了我的出發點,我自然感覺很糟糕。如果人們覺得他們的無私犧牲沒有正面的結果,這同樣糟糕。

在高中讀到這些事迹對我是有積極影響的,並從此刻於心。而當時日裔美國人所經歷的囚禁,不公正待遇和種族主義作為國家的恥辱也不能被忘懷。

所有的事情都不止一面,都有很多角度可以審視。我們有責任把它們完整地瞭解並呈現出來。我沒能更好,更完整地表達這個本就複雜的主題,這是我的錯誤。

在個人層面上,我深感痛苦,一些人很負面

始就錯誤地處理疫情,這不僅限於口頭表達上。用這個詞是有毒性且危險的,完全不應該這樣用詞。

Nashua, New Hampshire, 2020-2-08: 楊安澤在 Nashua 社區大學演講。圖片來源:NextShark.com

問:對這篇文章招致的負面反彈,你是怎麼看的?

楊:首先,我相信,我們都明白正在發生的事情,都有共通的想法。文章沒有透徹地說明我們和其他人一樣是“美國人”,種族主義必須被明確指出來,並極力反擊。我自己經歷過種族歧視,我們都曾經歷過。

再者,作為年輕一代,我被日裔美國人在二戰中遭受的壓制和囚禁所震驚,也為日裔組成的美國第442軍團所展現的英勇而慨嘆,這是美國歷史上極重要而不為人所知的故事之一。我提及這些,完全出於敬仰,人們錯會了我的出發點,我自然感覺很糟糕。如果人們覺得他們的無私犧牲沒有正面的結果,這同樣糟糕。

問:當前全國各處的亞裔都面臨種族主義和攻擊。在我們社區里有很多恐懼不安,你和你的家人對現在的局勢是何感受?

楊:這種情況令人心碎。我收到很多信息。昨天剛有一個亞裔店主告訴我,她都不敢露出她的面孔。我的孩子們還太小,不太明白病毒的其他問題,只是成天和爸媽在一起。伊芙琳和我盡力為孩子們,也為其他人做點事情。

我的非營利機構——Humanity Forward,已經捐出了120萬美元,直接送到人們的手裡,幫助他們度過此次危機,還有更多後續。我們也會致力於這次疫情帶來的心理健康問題。很多人因此次疫情喪生,我們都受困於家中,但總覺得可以多幫助做點什麼。因為不是醫護人員,不能親自到救援前線,人們可能會無助感,但我們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來幫忙。

問:你對川普處理此次疫情有何看法,以及對他直至最近都在使用“中國病毒”的看法?

楊:我認為他使用這個詞,是為了把對他執政失誤的注意力轉移開,且分裂美國民眾。他從一開

地看待此文,因為此文本意是要指出我們所遭受的種族主義,以及我們中很多人奮戰在這次危機的前線。

其實在競選途中,我每天面對批評。到後來,我覺得好像刀槍不入了,要不就邁不開步伐了。而圍繞這篇文章的批評,我試圖完全吸收消化。一方面,我也真心感激這樣的對話,甚至對其中一些內容頗有靈犀(有些內容相當有創意)。

另一方面,我也毫無預期地被一些刺傷震驚到了。我覺得這些來自於和我有類似成長經歷(以一個瘦弱的亞裔孩子)的人們。如果你瞭解我的成長,那暗指我更“Pro-white”(傾向白人)——明顯是荒謬的。我“Pro-people”。如果任何人要認真質疑這一點,我希望他們能給予我假定無辜的待遇。

問:有人堅決不同意,而有人則說你的意思被曲解了。如果還有機會,你會另擇措辭嗎?

楊:回頭再看,我會說清楚,那篇文章只是我們社區里,有強大聲音支持的更大範圍行動的一部分,是個團結和領導力的展示。

現在還不能說太多,但等這個行動開啓之時,人們會更清楚我所指的去向。我只是很多體驗和視角中的一個。希望這個行動能有我們期望的積極影響,敬請期待。

有人對我用“羞耻”一詞而覺得不舒服。也許用“無力感”或“邊緣化”這些詞可能更好。我是意在認可這一事實——其他人感受到的壓力只會比我所感受到的更強烈。我碰到的多數人要么已經認得出我,要么熟悉我了。

至於其他的,我覺得還是要植根於我們都能贊同的根本理念。我們社區現在經歷的種族主義是錯的,可鄙的。這場危機在很多方面把我們國家搞得支離破碎。我們現在要互相幫助。這是對所有美國人的呼籲,而非僅僅亞裔,這一點,不幸的是,在那篇文章里沒有表達清楚。

各種背景的美國人都要意識到這場疫情對我們社區造成的傷害,這是那篇給主流媒體——《華盛頓郵報》的文章要傳達的主題。

問:對目前因反亞裔的言論而生活在驚懼中的亞裔,你有什么想說的嗎?

楊:現在的情況對每個人都很糟糕。但要是你在自己的國家里都不受歡迎,那就感覺更糟了。即便艱難如此,我們不能讓恐懼和仇恨佔優勢。我們必須找到有效的辦法來參與。我很為亞裔社區在抗疫中的作為驕傲。我們佔到“Crisis Text Line”新增義工的25%;我們捐贈防護設備和食物;我們的網絡平台讓人们在社交隔離的當下仍能聯絡。我覺得在艱難時刻幫助他人是最好的行為。這需要所有人一起行動,所以我們最好團結。

問:還有其他想說的嗎?

楊:感謝你提供這個機會, Benny!我感激從亞洲社區獲得的支持,也為自己是社區一份子而驕傲。我希望我能讓你們覺得,在這個國家,我們有更多的可能——我在競選途中一再被告知,(亞裔)的孩子們能看見我是多么的激動。時局雖艱,但團結起來,我們社區會繼續為塑造美國的歷史和未來而努力。

譯者後記

日前,楊安澤致意華裔朋友,希望大家加入Humanity Forward的平台,以實際行動向美國社會展示華裔在和各個族裔的美國民眾共同抗疫,並願意慷慨伸出援助之手。

楊安澤，為什麼美國人民討厭的祇是你而不是亞裔

楊安澤最近受了點委屈。與以前不一樣,他現在有了委屈可以有地方訴苦了,他甚至牛到可以到著名的“紐約時報”來傾訴,因為他現在也算得上是一個小小的名人啦!出名的原因嘛大家都知道,因為他參加了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競選,而且獲得了1%的選票。

我們來看看他在“紐約時報”都傾訴了些啥。“上星期的一天,我去超市購物……三名穿着連帽衫和運動衫的中年男子站在超市的門外。他們擠在一起聊天,其中一個抬頭看到我,眉頭就皺了起來。他的眼神里帶有一種非難。多年來,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這一點:我為自己亞裔感受到了不自在,甚至為有一點愧疚。我已經多年沒有經歷這種感覺……”

好吧!從這一段的描述來看,我承認你脆弱的心靈受到了傷害。可是我反復讀了你的文章幾遍以後,我不僅讀出了你的玻璃心,你的陰險,還讀出了你的舔狗心理。

先談談你的玻璃心。“他的眉頭就皺了起來,眼神里帶有一種非難”,你立馬聯繫到你的亞裔身份,可是他皺眉的原因可能有很幾個呢,而且我認為與你的亞裔身份沒有什麼關係。

1) 你的衣着打扮。我不知道你當時穿的什麼衣服,但是根據你競選時的打扮,我推斷,你又是西裝革履的出現在超市門口,而且不打領帶,以顯得自己與眾不同。這是來超市買東西啊又不是進 Trump Tower,你要這麼正式的打扮為了哪一出,就是想顯得與眾不同嗎?生活中西裝不離身是搞推銷的小哥,但他也不會這身打扮去超市啊!所以,看到西裝革履的你出現在超市門口,不僅是那三個中年男子的一個對你皺眉頭,其他兩個的心里也在皺眉頭,只是沒表現出來而已。如果是我這個亞裔在現場看

到你這樣,同樣也會皺眉頭。

2)他認識你而且討厭你。他認識你但你卻不認識他,這合情合理,因為你參加了總統候選人的競選,在電視上晃悠來晃悠去,認識你的人應該很多很多,但你可能認識他們其中的很少一部分。根據民意測評和後來的選舉投票情況(雖然你只進行了三個州的投票),大概就只有1%的民眾支持你,或者說喜歡你,也就是說還有99%的選民沒有選你,或者說不喜歡你。

你一直自詡自己的數學好,那麼你有沒有想過這個結果,1%的選民喜歡你,這是一個非常小的概率事件,基本等於不可能發生事件。而99%的選民不喜歡你,這是一個大概率事件,所以,當你看到有人對你皺眉,眼神里有非難,你應該覺得非常正常啊數學好的楊安澤。

3)亞裔身份不是你被冷遇的原因。你在這段敘述中提了兩次“多年來這是第一次”,說明這麼長時間以來,亞裔身份其實沒有給你帶來困擾,這也與美國社會的文明進步相吻合。這突如其來的“非難”顯然與你現在的政治身份有關。作為一個聰明人,你不可能沒有想到這

一點。可是你卻把它和你的亞裔身份硬扯在一起,其目的不言而喻,可見你的陰險。可是這次你是作繭自縛,捧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指頭。沒寫文章以前,還有1%的美國人(主要是亞裔)喜歡你,寫了之後,這1%也跑了,太悲催的。

好吧!我試着站在那個對你皺眉,眼神非難你的夥計的角度談談他為什麼不喜歡你。

你長得醜,那是爹媽給的,我不會無聊到因為外貌不喜歡你,林肯很醜,我非常敬愛他。我討厭你,是因為你操蛋的政治素質。

1, 我喜歡有政治個性的人,不喜歡舔狗

小狗喜歡用舌頭舔人,人很喜歡舔人。可是不喜歡扮作舔狗的人。按你說,亞裔在美國的社會政治地位不高,你還要他們進一步放低姿態,更加謙恭地生活。你爹可能做奴才做習慣了,把他的思想潛移默化地給了你,以為只要忠誠謙卑,主子就會有賞賜。可是這是美國社會,任何權利都是自己爭取來的,沒有人會好心腸給你爭取利益,或把權益發放給你。也許你也想隱藏自己的舔狗行爲,可是江山易改,秉性難移。一個人不管你如何裝腔作勢,其內在的秉性都會不時地泄露出來。你在這次競選過程中,已經

陸陸續續地把你的舔狗心理展示在大眾面前啦!

2, 早泄的政治意志

競選才進行了兩三場,你就早早舉起了白旗,丟人。這麼容易就被打敗,如何圖東山再起,誰還願意再追隨你左右。這一次,你又用你數學學得好來為自己的退出找台階。可是這是政治,不是數學!我覺得你要退出,也得放在超級星期二之後,讓更多的美國人認識你,瞭解你的政治綱領,瞭解你的優點。這種早泄的政治意志讓我不再看好你從政的未來。

3, 反智的政治綱領

你是第一個提出反對科技進步的政客,勇氣可嘉,可是卻是反智反歷史潮流的。我知道你是想贏得那些底層民眾的支持。是的,科技的進步是許多傳統的產業消失,使許多現存的工作崗位被替代。可是科技進步也帶來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社會財富。中國社會的科技發展使更多的人找到合適的工作就是一個例證。關鍵在於政府如何統籌管理。如果你成功當選總統,美國社會的科技進步因此也停滯不前,被整個世界甩到身後,從而變成了第三世界,這,可不是我想要的美国前途。

還有你那弱智的 UBI (universal basic income)計劃,這就是一個養懶人和懶人的計劃。我們雖然沒有公開提倡“自力更生,自強不息”,但美利堅的土地上,所有真正成功的精英們,哪一個不是從逆境中崛起勤奮努力不屈不撓的典範?你的1%得票率說明瞭大多數的美國人鄙視你這種養懶漢計劃,你該被大多數的美國人豎中指。我對你皺眉已經算是很客氣啦!

現在,你該知道了吧!我就是討厭你!我喜歡亞裔。 送交者:xmlh



楊安澤在競選活動中發言。